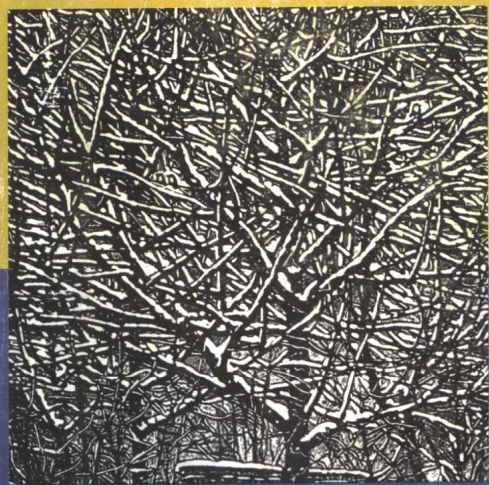


王任叔杂文集



编 者:林乐齐、秦人路

责任编辑:秦人路

装 帧:叶 雨、曹辛之

木 刻:卜维勤

(《寻找被复盖的记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任叔杂文集/林乐齐,秦人路编.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8

ISBN 7-108-01066-6

I. 王… II. ①林… ②秦…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8098 号

王任叔杂文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3.125 印张 431,000 字

199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定价 38.00 元

ISBN 7-108-01066-6/I·118



四人

一篇不合规格的祭文（代序）

王任叔(巴人)同志含恨死去已经十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文艺界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近年来,他的遗著正在陆续重印或新出;他的孩子也已长大自立,并能不负先父于地下,除努力本职工作外,又积极配合谷斯范同志搜集整理他已发表和未发表的多种文稿,已见成绩。任叔地下有知,应能感到党的温暖而含笑于九泉了!而且我深信,特别将使任叔破涕为笑由衷欣慰的,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在全民族所依靠的顶天柱党中央指引下,已经拨正了祖国航船的方向,正在惊涛骇浪中胜利地奋进!这不正是他在悲痛中离世时的最高遗愿吗?

任叔同志比我年长,他是二十年代早期的革命风云中成长起来的一位斗士,不仅是我的前辈,而且无论在革命实践和文艺工作方面,在生活体验和书本知识方面都比我强得多,高得多。我是迟至一九三六年才认识他的。当他的同乡沈君把他介绍给我时,我只知道他是一位大革命时代的

老党员和一位知名作家。我始终把他当作兄长。对于他全部六十几岁的生命中约五十年的战斗历程，他的沿着坎坷的道路艰辛地前进的带血的脚印，他的永不衰竭地喷涌着战斗豪情的博大胸怀，直到现在我仍然知之不多，认识尚浅。我们只有工作的结合，同志的情谊，我不能谬托知己，对不能说话的亡友妄加评议。我今天来写这篇不合规格的祭文，只是聊表我对他的衷心敬仰和痛心悲悼于点滴而已。

大约是一九三八年吧，当上海“孤岛”广大抗日爱国人民的革命文化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之际，组织上叫我到文艺界帮助王任叔等同志做一点组织工作。不久，上海文协分会举行成立大会，那天到会的人并不多，大约不过一、二十人，郑振铎先生主持大会。到了选举的时候，任叔就提出了我的名字。郑先生一面用粉笔写在黑板上，一面问：“这是谁呀？今天来了没有？”任叔指指坐在身旁的我说：“哪，不在这里吗？”郑先生转过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脸对我看看。他本来是认识我的，但是不知道我这个名字，于是会心地一笑说：“呵，是你呀。”从此以后我同郑先生的关系就加深了一层，我在上海文艺界也有了比较正当的活动名义；同任叔的接触当然也就更多起来。但我对他的精力充沛的活动所得而知者不过什一。何况任叔写作勤奋，多才多艺，总其一生几十年间的著述，恐怕何止几百万、上千万字。对他的一生作出全面评价，还要瞩目于现在和将来的他的万千读者；他对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必将有学者专家们为之付出辛勤劳动进行研究和讨论。这些都不容我置喙。但如果就他在

“孤岛”时期的贡献说，我作为亲历其境的后死者之一，愿不揣冒昧地发表一种看法：没有王任叔，也许就没有那个时期的革命文化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巨大辉煌的成绩。

这当然不等于说任叔同志一切都好，一贯正确，可以包打天下。如果我的话说过了头，那实在出于我对他由衷的尊敬而然。记得冼星海同志病逝的消息传到上海后，组织上除对他的老母倍加关怀照顾外，又叫林淡秋同志和我代表文艺界去慰问。我同淡秋想，要说代表，我们两个也抵不上巴人一个。任叔本来不想去，后来还是同去了。当时他的处境已很险恶，早已上了敌伪黑名单，也接过恐吓信。说实在的，就冼母方面而言，她于张三李四并无选择，但我们觉得这样比较郑重，比较心安理得而已。

作为一个文艺战士，任叔是当之无愧的大将之才。不仅善于运筹帷幄，指挥若定，而且能够跃马当先，提刀上阵，就像朱总、陈总那样，都曾经亲临前线，同普通士兵一起并肩战斗。只要革命需要，他什么工作都做，包括跑印刷所，校对，甚至推销刊物；只要革命需要，他什么文章都写，从社论到“报屁股”补白，从杂文到多幕剧、长篇小说、长篇论著。在同敌人生死搏斗之际，刀枪是武器，扁担也是武器，甚至擀面杖也是武器，难道事情不是确实如此吗？像这样用笔战斗的忘我猛士，在我所知的老作家中，除首推夏衍同志外，任叔应该是第二人了。由于文思敏捷，热情洋溢，技巧熟练，所以有求必应，真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对于这种光辉战绩，我觉得唯有惊叹不置，又怎能用立意著书立说、藏之名山传

之其人者的条例来加以评头论足、掂斤计两呢？伟大的时代需要各种各样的献身者呵！

任叔同志那时的突出贡献决不仅是他的大量写作和编辑工作。他是一座真正的桥梁，接通了一些五四时期的老作家们如陈望道、胡愈之、郑振铎、叶圣陶等先生同三十年代形成的左翼运动的联系，亲密地团结起来一致对敌。这一点，确实是当时工作得以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重大胜利。当时还有不少老资格的左翼作家在上海，如许广平、阿英、戴平万、魏金枝、丘韵铎等，而且他们都有各自的有利条件，也都作出了许多贡献。但是他们谁也不能代替任叔。因此我想到有一位老作家前两年写了一篇回忆，说是当时有一个“浙东派”，其中包括谁谁谁，而以王任叔为盟主云云。这个意见，至少我是不会投赞成票的。其实，以《鲁迅风》为中心的许多辛勤的工作，也是任叔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文艺界统战工作。说到这里，我就不能忘记孔另境同志，我应该在此对他表示悼念之情。他对我们很亲切，帮助任叔做了不少工作，除为我们沟通了同茅盾同志的联系外（他同茅盾同志是亲戚），还对上述那批作家有很好影响。他不是党员，但向党之心未改，这是可贵的。由悼念任叔而说到这些，似离题而未离，愿读者谅之。

任叔同志在社会科学工作方面的贡献，文艺界一般未加注意，其实也是很突出的。“孤岛”时期上海社会科学界的同志们，在党的领导下做出了许多出色的成绩，其中一部分就与任叔不可分。例如社会科学讲习所，他就是主持人之

一，他与巴克同志等对此惨淡经营，培养了数以百计的革命青年。那时还有一个经常举行的理论座谈会，是孙冶方同志直接间接所领导，参加的学者有胡仲持、胡曲园、李平心、戴巴克、赵平生、冯宾符、陈子英等，任叔也是主力之一。我记忆尚深的是平心对鲁迅的研究。他辛勤地写了将近二十万字，这是学术界比较系统地多方面地研究鲁迅的第一部大论著。他曾将原稿广泛地征求意见，态度是虚心的。任叔曾经同我一一道到平心家里交换意见多次。这部著作由于种种原因只发表了大约三分之二，回想起来是令人遗憾的。

另外还有一批年轻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团结在任叔周围，以《学习》半月刊为主要的战斗堡垒。我们都曾为这个刊物写过“义务的”文章。这批青年中最活跃的有张纲、方行、徐达等同志，张纲同志是《学习》的主编，也是社会科学支部的书记。我对他深为怀念，几十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不知道他的下落如何。任叔同志对于这个刊物，对于这批青年，都发挥了他突出的作用。正如他在文艺界热心扶持谷斯范、劳荣、何等为新作家一样，他也培养了不少理论人才。

至于任叔同志自己在理论战线的建树，有他的大大小小的论著如《文学读本》等书在，无须我的赘言。我想顺便提一件小事。他写过一篇《巴金论》（题目记不准确了），按我狭隘的见闻，这好像是左翼作家执笔对巴金同志进行较为全面评价的第一篇文章。内容如何已记不得了，巴金同志本人的观感如何也不了解，但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文章。解放后他还同我谈过打算对老舍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和评论，

可惜他没有能够实现这一极有意义的抱负。

太平洋战争后失去了他的消息，生死未卜，引起了全国文艺界的关心。直到一九四八年我到香港，才知道他还健在，但并未见到。一九四九年在中海偶然相遇，喜出望外，才知道他也住在里面。而且相距不远。但因各自忙于工作，没有时间闲谈，阔别后的思念之情始终未能倾诉，只知道他在印尼参加了抗击日帝的游击战争，与当地华侨和土著结成了很深的战斗情谊，并且学会和精通印尼语言文字。对于他的这些光辉事迹，我除赞美外不能置一词。建国后不久，周总理指派他为第一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赴任前他委托我为他处理一些家务，就是每月由外交部把他的部分工资送给我，再给他的孩子寄去作生活费。这个孩子就是王克平，当时大约也有十多岁了。他的哥哥克明小时候我常见，不幸他已在解放初期因工作过度而死于炮兵连长的岗位上了，那时不过才十八岁。给克平汇款时，因为工作实在很忙，没能多写信给他间接地带去他父亲的深情抚爱，这是我引以为歉的。

解放后任叔也写了不少文章，主要在他完成大使任务回国之后。那时他在外交部主持研究工作，但渴望回到文艺阵地。经过多次请求终于得到周总理的同意。后来他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但忙于编务，反而很少写了。但我觉得他后期的杂文弥足珍贵，其思想的深沉，情操的纯正，笔锋的犀利而有节，决非等闲，堪与邓拓同志的杂文比美。作为杂文家来看，说王任叔是鲁迅以下极少数几位达到卓

越成就的大作家，恐怕不为过誉。

任叔同志胸怀坦荡，热情诚恳，与人为善，从善如流的品格，尤为我所敬仰。有时我们也有争执，但他从来不以为忤，同意就改，不同意就争，不但不摆老大哥的架子，也从不放在心上。几十年前我们曾有过形之于报刊的公开辩论，但是既无害于我们的工作，也无伤于我们的友谊。反之只有更增加了我对他的由衷尊敬，因而也加深了我今天对他的悼念之情。任叔并非完人，工作中难免失误，但他一生为党，历尽艰辛，经过几十年血与火的锻炼，共产主义的信仰已经渗入的他的骨髓，党的思想已经溶合于他的血肉和灵魂之中。这个看法，我敢说文艺界许多久经考验的老战士们当能首肯。然而可悲可痛的是，当他的生命之独已残而毕生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已经站立之后，却飞来晴空霹雳，刮起拔地狂风，是非颠倒，人妖不辨，一种不可理解而又无法抗拒的力量，用党的名义、党的权威，不可理喻地、不由分说地、无端地剥夺了他对党的赤诚信仰，等于摄去了他生命中的灵魂！人间惨痛，还能有过于此吗？他怎么能够理解呢？怎么能够想得通呢？他又怎能预见今天重又出现的日暖风和、杂花生树的一派胜景？

任叔！我为你哭！为生者幸！为我们的子孙祝福！

蒋天佐

（原载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目 录

一篇不合规格的祭文(代序)	蒋天佐 1
---------------------	-------

边 鼓 集

读史零感	3
真理的被击	5
所谓优越感	7
却说逃难	9
论私交之类	11
诬蔑的时代	13
略论“反战公司”	15
不必自杀	17
“生命的思索”	19
“眼睛的哀祭”	21
护旗运动	23
汉奸略考	25
阿Q型以外	27

不会有的事	29
余议之余议	31
我感激着,我兴奋着	33
颓废的现实主义	35
建议废除“抗战八股”一词	38
如此英雄	41
眼前事实	43
死	45
辛苦与血汗	47

横 眉 集

《自由谈》复刊献词	53
略论刺激性	56
从吐哺说起	58
抽思	60
超越鲁迅	65
关于《边鼓集》	68
略论叫化之类	71

学习 与 战斗

从“吃”和“化”说起	81
“敲门砖”和“生意经”	87

生活·思索与学习

孩子的病	97
我拍不起手来	102
《文艺短论》后记	104
作品的产生	107
伪君子	109
论争与批评	112
《边鼓集》弁言	117
程造之作《地下》序	119
《小癩痢》序	124
《牛皮阿狼》序	128
乡音之类	131
论“眼高手低”	136
“鸡三足”	141
蝴蝶的梦	146
“往哪里去？”	151
“朝三暮四”	156
点滴和集中	161
看和想	165
《鲁迅风》发刊词	168
论“没有法子”	170
说笋之类	174

杂家,打杂,无事忙,文坛上的“华威先生”	180
一个反响	188
再论“没有法子”	192
烈士与战士	197
战士与乏虫	199
不必补充	201
脸谱主义者	208
七月	213
剪贴之余	217
偶语六则	221
八月	227
鲁迅先生的眼力	230
我和鲁迅的关涉	235

窄 门 集

问题小说	243
视野	246
文艺中国化问题	250
剪裁	254
丑恶的描写	258
我期待着	261
风头杂记	265
略评《新生代》第一部	280

遵 命 集

“劳动人民爱美吗?”	291
作家应该有丰富的知识	294
生活本身是公式化的吗?	298
况钟的笔	305
关于创作	308
论诗两句	320
关于删改	323
略谈生活的公式化	325
“题材”杂谈	330
“难言之隐”	337
再论“生活本身是公式化的吗?”	339
“一反其道而行之”	347
杂忆、杂感和杂抄	350
关于“巴人”	361
“肯定”与“否定”	365
记杨骚	368
“上得下不得”	374
《鲁迅风》话旧	377
编后记	383

点 滴 集

论人情.....	397
给《新港》编辑部的信.....	403
以简代文.....	405
真的人的世界.....	410
“敲草榔头”之类.....	416
唯动机论者.....	418
略谈要爱人.....	420
消亡中的“哀鸣”.....	425
关于“氏族社会”.....	428
关于集体主义.....	431
“多”和“拖”.....	435
也谈学点文学.....	438
多丰富些知识吧.....	441
争论之外.....	445

集外文选

1936

希望自己.....	459
一二感想.....	461
割耳.....	464